



长篇小说系列

QIANMIAN YOU SHENME

洪烛·主编

邱华栋◎著

前面有什么



她这才发现，自己在扮演这些角色的时候，第一次真正地进入角色了，她感到自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冷落。这对于一个热爱虚荣和转瞬即逝事物的她来说，是多么痛苦啊。

QIANMIAN YOU SHENME

中国文联出版社

前面有什么



邱华栋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面有什么 / 邱华栋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8

(黑马丛书·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059-4689-7

I. 前… II. 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903 号

书 名	前面有什么	黑马丛书·长篇小说系列
作 者	邱华栋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霸州市长虹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6 千字	
印 张	10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89-7/I · 3668	
定 价	17.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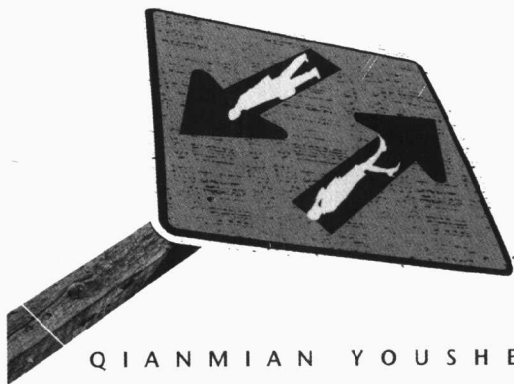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长篇小说系列

QIANMIAN YOU SHENME

洪烛·主编



QIANMIAN YOUSHENME

第一部



第一章

九月的天空中布满了毛茸茸的阳光，徐昌盛走在校园的石子儿路上，嗅着大地深处的成熟气息，心情格外振奋。这个时候是早晨，他看见有许多人都在不远处的操场上锻炼。他微微一笑，摸了摸刚刚刮过的脸，那里的胡子荡然无存，只剩下了一片扎人的青青的胡子茬。好好收拾一下，你还挺英俊，再过半小时，你就要上台演讲参加竞选了，你一定要胜利，你一直期待着这一天，你一定要由今天走向成功。错落有致的具有古典风格的校园主体建筑轮廓线在他的眼前慢慢展开。在这里生活两年了，他觉得自己越来越爱这一片土地了——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校园内，耸立着许多饱经历史沧桑的建筑，到处都是曾经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而如今早已隐没在历史的另一面的著名历史人物的足迹。这里有纪念碑、纪念像，有壁刻和各种历史遗迹，它们所显示出的光荣足以让每一个到这里的人感到自豪。他慢慢地走着，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一些激荡的东西在他的血液里翻腾。迎面匆匆跑来一个身着运动衣、手持网球拍的人，“喂，昌盛，你小子今天要竞选校学生会主席了吧？我可等你当了主席请客呢。”远远地那个人就高喊。他说话声音很独特，仿佛含了很多盐似的。“中



元,到时候你可得给我鼓鼓劲儿,你也是‘人民代表’,得投我一票。”“那没说的,待会儿见。”建筑系的高中元呼哧呼哧跑远了。

徐昌盛在一棵已隐隐透出香气的桂树下站住了,陷入了沉思。开学才三天,各系推举的二十几个候选人就要登台竞选了。他觉得自己无论从气质、风度、影响,还是从上面对他的印象、学习成绩、科研成果,各方面在候选人中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他听说了这几天有几个呼声较高的家伙已开始到处拉票,四下活动了,许诺谁给他们拉一票他们就会叫谁当××部部长云云。他们也太紧张了些,他想,竞选关键要看演说和平时给大家的印象。他非常自信。

这时,他突然觉得这几天把心思都放在了竞选上,而几乎把女友西蜜都遗忘了。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她了,不知她会不会生我的气?现在,她在她们那幢宿舍楼顶平台上练健美操吗?从家乡带来的礼物还没有来得及给她,她是不是又要赌气了?他的思绪一下子又乱了,几只蝉猛地叫了起来,他发现满世界金黄的阳光如蜜一般流溢,天空、大地之上浮动着清新的、正在上升的空气。他想起来,那二百多位“人民代表”名单中,也有西蜜。到时候一看到她的目光,我肯定会振奋得多。我一定会赢的。他又微微一笑,摘下了一片油绿油绿的饱满的桂树叶子,手中有一种生命沉甸甸的成熟感。一束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枝,拨弄着他的睫毛。他从口袋里摸出两个温热的包子,还有半小时就要入场了,你得吃饱才是,坐在一片松林掩映下的石凳上,悄悄地啃了起来。

现在,下午的阳光又粘又湿,还夹杂着密集而又焦躁的蝉声,



包围了整个大厅。徐昌盛稳稳地坐在第一排，他的脸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看着在台上进行第二轮演讲的候选人的嘴巴喋喋而动，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上午的第一轮竞选非常成功，二十几个人中他得票第一。只是历史系的刘向东的实力不容忽视，他们两人只差三票。现在，要从八个人中进行差额选举，选出五个人组成新一届校学生会主席团。他解开了衬衣上第二个扣子，感到浑身粘湿湿的。他看着讲台上那位穿着笔挺的西装、热得和紧张得一脸大汗的化学系候选人在演讲，心想：兄弟，你太紧张了，太不老练了。这一轮你肯定会被刷下来。他感到自己的耳朵猛地一跳，他听到了汹涌澎湃的黄河的浪涛声。他的目光依稀看见了自己那像一节节芝麻一样拔高的、在黄河边上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父亲积满了岁月尘埃和生活艰辛的下层劳动者的脸蓦然浮现。这一瞬间，他看到自己这些年几乎就像是一阵风，他一下子就由一条小溪流成了滔滔的大河了。我的生命已像一条大河一样，浪涛滚滚泥沙俱下，我正在走向成熟，走进密集的青春闪电与火焰的深处。过去岁月的所有细节，顷刻之间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他微微挪动了一下身子，耳朵里兀自传来隐隐的浪涛声响。

一阵不太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发现台上的演讲者已经如释重负地涨红着脸回到了座位上。哈，你已经败下阵来了，你拉票的劲头到哪儿去了？他知道，又该轮到自已了。他悄悄侧转身子，向四周扫了一眼。一张张明媚的脸从他的眼睛里走过，但是没有西蜜的。“下面，我们请政治系候选人，政治系学生会副主席徐昌盛上台发表竞选演说。”学生代表们的掌声响了起



来。你要镇静，你会胜利的。他从座位上站起身，他看见主持人正手持话筒微笑着招呼他，他看见了系团总支书记和校团委书记的目光，他稳健地走向主席台，他的背上感受到了射过来的四百六十多道目光的热度。现在，他在主席台上转过身来，他一眼就从那么多双眼睛中找到了西蜜那晶亮的、充满了兴奋和期待的眼睛。他的心中“格登”响了一下，他感到踏实多了。他拿起话筒，目光沉稳平静地扫视了一下大厅，把头发一甩，开始演讲了。

“这真他妈是一个大时代，你说对吧大象？我说你是不是感到生活得浑身有劲儿，大象？”一个浓妆艳抹，脸长得很艳丽但被化妆品夸张得吓人的女孩向一个大胖子说。胖子正一心一意地用小刀在桌子上刻王八。这是一家三流小餐馆，一张大圆桌四周坐了五男两女。他们都是四年级的学生，绰号叫“动物世界”。先开头说话这个女孩叫“鸭子”，剩下的分别是耗子郭文利、跳蚤杜枫、蚯蚓李翼、臭虫王声远、大象费力及其女朋友——娇弱的韦莹——她叫鸽子。“动物世界”这是在每周一次的聚餐。

“鸭子，乌龟把你甩了大半年了，你怎么还念念不忘？咱们几个心里早醋海泛波了，是不是哥儿们？”大象费力说，大家都看着鸭子常佩瑶。常佩瑶的神色一下子黯然了。“那小子去海南了一年了，一封信也没有给我写，我也早把他给忘了。”

“他真是没良心的哟。”跳蚤杜枫学女声，故意逗鸭子常佩瑶。跑堂的的开始上菜了，大象连忙用手盖住刻在桌上的小王八。

“去你妈的，我们鸭子那可是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乌龟去了海南，她横竖哭了三个月，要不是投靠咱们，她早哭成太平洋了。”



耗子郭文利说。他生就一副鼠头鼠脸，两眼放着鼠光，晶亮、贼溜。

常佩瑶的男朋友是俄语系的，长得又矮又胖但天生有一种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他周围的本领，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招女孩喜欢，他自己却总不动情。你听说过三角四角七角八角恋爱，可你绝对想不到乌龟当年在学校同时跟十八个女孩谈恋爱，那可真是盛况空前。他后来分配去了海南闯世界，临上火车时才宣布跟情人们(包括常佩瑶)一刀两断，从此以后再也没一点儿音讯，弄得姑娘们恨他恨得牙都咬碎了。

“伤心事儿就别提了。今天是这学期开学的头一次聚会，最后一年了，咱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过吧。”鸽子韦莹脆声脆气地说。她是一个白皮肤姑娘，长得玲珑剔透，说话加上动作就像是一串风铃在叮当作响。

餐馆里一片乌烟瘴气。邻近几个桌子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非常热闹。隔壁是一个卡拉OK厅，一个女孩正在嗲声嗲气地唱“我说过我离不开你但还是离开了你”，声音袅袅飘来。“咱们这三年大学生生活过得贼快，一眨眼，马上就该卷起铺盖卷儿回家了。我觉得今天这个聚会掩盖不住一股子伤感气氛。”臭虫王声远说。

“到底是诗人，情感比咱们搞经济的丰富。我听说你又开始写情诗了？”李翼说。王声远追女孩的绝招就是给女孩写情诗，写得天昏地暗感天地泣鬼神，热烈得都能把鸡蛋烤熟了，而且女孩子们还真相信他的心和他的诗一样热，据谣传说被他弄得“挂了花”的女孩有两位数之多。他们七个人中，蚯蚓李翼和耗子郭文利是经济学院的，杜枫是历史系的，王声远是中文系的，费力是法



学院的,常佩瑶是外语学院英语专业,韦莹是日语专业的。七个人是不打不相识,五个男的是因为在一次舞会上争风吃醋,结果打了一小架,经过乌龟的调停算是都团结起来了。常佩瑶和韦莹是在一家商店买化妆品,结果只剩一瓶了,两个人各出一半钱买下来共用,就这么认识了。韦莹和费力小两口走在街上,一个又高又大又壮,一个又瘦又小又弱,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胖汉手里提着一把小瓷壶。

几个人说说笑笑之间,菜也上齐了。“我说我们还等什么?动手吧。”大象费力说。七个人立刻全线出击了。

“‘十·一’我们去庐山怎么样?”一脸光辉的小麻子的杜枫说。

“没劲。我说去三峡。我大二去了一趟庐山,带着女朋友,结果就在那次上山过程中,她认识了一个清华的研究生,就把我给甩了,害得我差一点儿就地跳崖变做云雾装点大地和天空。我不去,一去就勾起了无尽的伤心事儿。”蚯蚓李翼说。

“怎么今天人人都好像有一肚子苦水似的,你们男子汉就不能洒脱一点儿?”鸭子常佩瑶说。

“我说嘛,这学期一开始就有一种伤感气氛。”王声远被一个丸子噎了半天之后说。

“如今这叫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可是受过处分的人,今年可旷不起课了,不能在最后一年里栽了。”杜枫说。一年前他偷了校内商店一箱子罐头,吃到最后一罐的时候,被人当场捉住,给了个严重警告不说,还赔了双倍的钱。

“人的命运早注定了。听说今年分配,国家机关一律不进人,他妈的我们可就没戏了。”费力呼呼噜噜喝着啤酒,说。



大家都吃了一惊，均感到不太妙。这个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从餐馆的窗户望出去，远处那座小山上的铁塔红灯闪烁。餐馆里人更多了。开学几天，一切都是忙乱的，一切又都是新的。旧有的故事将被沉淀在心底，而新的故事即将诞生。

“这三年里，说到底咱们都算没白过。你郭文利大二开始搞咖啡馆，办女子防身术训练班，搞书展，凡是能挣钱的事儿你全都干了，到如今手头也存有五位数了吧文利？还有你鸽子，你谈恋爱就像是打水漂，从不深入，要不是我们费力体重体积能镇得住你、他爸又是厅长你早飞了！还有王声远你写了三年诗和小说，手稿都快把自己淹死了，也没见一个铅字不过丫头倒骗了不少！我搞摄影祖国名山大川我利用寒暑假都跑了个遍，到处都留了一泡尿，真过瘾！噢我舌头怎么有些发硬喂我是不是有些醉了怎么你们个个都长了两个脑袋四只耳朵，噢……”杜枫喝多了，一个人喋喋不休说个不停。酒菜已干净，没喝多的商议好十月一日去三峡。付过账后大家走出了小店。费力左手拎着杜枫右臂被韦莹挽着，几个人说笑着向宿舍区走去。灯火明灭，校园里又增加了一些新面孔。大学如同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的永无休止旧的一去新的就来。明天新生就报到了，会有更多的新面孔涌进校园。对他们来说一切才开始，而对“动物世界”们来说，一切又都该结束了。桂花的香气浓郁至极，四下里满溢开来。常佩瑶打了一个喷嚏，她想起自己的毛衣还没有打完，明天还要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郭文利盘算着今晚再打他一夜麻将。李翼想起手里还有一批全波段小收音机没有脱手。至于杜枫，他想起了渔夫和小金鱼的故事，他思绪乱极了，“鸡巴。他妈的……鸡巴。”他嘟囔



着。几个人把他塞进毯子扒去他的衣服，之后，他们在楼道口散去。

韦莹说：“大象，我们去桃园跳舞吧。”几个人隐入了黑暗之中。宿舍楼顶有人高唱“一无所有”。这真他妈是一个大时代。

“我们到了，爸爸你看，H大学的校门有多气派！”林蓉在车里高兴地对父亲说。透过车窗，他们一家四口都看见了H大学那富丽堂皇的校门。据说修建这座校门花了几百万元。“我一九五六年就从这里毕业了，”父亲兴致颇高地对坐在后面的妻子说，“看来母校的变化很大。蓉蓉，可得好好学，把考大学那股子劲头都用上，将来争取到国外留学去。”妹妹说：“姐，你在这里呆四年的，哇塞，以后我可以常到这里来玩儿了，太棒了！”他们坐的吉普车飞快地沿着一条柏油路向校内驶去。阳光异常灿烂，密集而又燥热，四下里一片蝉声，不停地从车窗外涌进来。路两边都是高大的、虬枝举天的、挂有许多好看的小绒球的法国梧桐，路上走着许多年轻、漂亮、潇洒的大学生们。

林蓉兴奋得心都不跳了。自己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进了大学，还是全国重点大学呢。她捂住胸口，惊奇而又激动地盯着车窗外飞速流动的一切，非常欣喜。母亲拍了拍她的头：“蓉蓉，你平日里娇生惯养，这下可得独立生活了。在大学里，生活上的一切都要靠自己。除了会生活，还得学会与人相处。社会复杂得很呢，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什么人都有，可要小心一些。那几百块钱放好了吗？”

“哎呀妈妈，烦死了！人家都十八岁了，连这些还不懂吗？你



就少唠叨一些吧。”林蓉噘起了嘴。

“妈，我看姐姐正在兴头上，你别惹她，等我过两年上大学了，你怎么唠叨我都愿意听。”

“还是你妹妹嘴巴甜会说话。哟，到了到了，我们下车吧。”爸爸乐呵呵地说。

他们的车停在了一个小操场里。后来林蓉才知道这里是露天电影场。与他们的吉普车一同到来的还有两辆大客车。他们下了车，林蓉像一只呆头呆脑的小鹅一样四下张望着。小操场中十分热闹，到处都有红旗在招展，四下里按系别排开了许多接待处，三轮车、自行车、手推车来来往往，人员拥挤人声嘈杂，还有人敲锣打鼓。一些人举着系别牌，跑到两辆从火车站开来的大客车下接待新生了。林蓉感到自己坐小车来倒被冷落了。爸爸说：“蓉蓉，走，我们去找你的新闻系去。”一家人拿着大箱小包的，四处张望。突然，妹妹尖叫起来：“新闻系在那儿！姐，你们新闻系在那儿！”一家人兴冲冲地赶了过去。新闻系接待处立了个大招牌来介绍新闻系。林蓉看见接待处坐着几个英俊男孩和漂亮伶俐的大女孩，她抢在前面问：“请问新生是在这里报到吗？”

“是的你叫什么？喂小子们，有活干了又来了一位！”一个男孩喊道。

林蓉说了自己的名字。她看见一个穿T恤衫，浓眉大眼的男孩子冲她友好地笑了笑，在花名册上飞快地找到了她的名字，然后在下面打了一个勾。严正道，刘利平，你们俩把她送回女生宿舍。二舍316房间，给，这是钥匙。那个大眼睛男孩子说，好啊。两个身穿汗衫和花格衬衣的男孩子推出了一辆三轮车，然后叫她



跟他们一起走。

林蓉一家人在三轮车后面跟着。

林蓉发现校园真是美极了，到处都是绿色，阳光好像特别晶莹，一些奇异的花香在空气中散布开来，飞鸟们叽喳喳着在树林间鸣叫，远处有一面很大的湖反射着波光，她觉得内心舒畅极了。他们一行人说说笑笑，上坡下坡七拐八弯地走了十几分钟，来到了几幢并列排开的楼房面前。两个男生把她的行李提上去，316号房间的门被打开了，他们涌了进去。到了，林蓉，那个床是你的铺位，你们慢慢收拾吧，我们走了。爸爸忙给两个男孩递烟，妈妈连声道谢，妹妹却已爬上了那张只铺有床板的上铺。快，先把蚊帐递给我。她说，林蓉这才注意到，房间里另外几张床已经有人住了。有两张床边的墙壁上还贴着刘德华和崔健的大照片。门后有一个书架，还空了一档，估计是专给她留的。妈妈挪动着胖胖的身体，爬上了桌子，吆喝着叫爸爸给她递东西。床很快就铺好了，蚊帐也拉好了。爸爸兴奋起来了，我50年代也住在这里的，不过这里原来是平房，什么时候全变成楼房了？岁月不饶人哪，喂老婆子，这些化妆品放到哪里？你放到那个抽屉里吧。这里有一把锁，蓉蓉，平时把抽屉都给我锁好，家贼难防女孩子是非又多你平时一定要注意，哎哟我要摔下来了……胖胖的妈妈手舞足蹈起来。妹妹帮林蓉整理着书籍，把鞋放好。咦，这里有老鼠，还有蟑螂！妹妹尖叫一声，从一堆书边跳开。一家人都看见三只老鼠互相追逐着，从门缝中飞快地溜出去了。哎呀呀，这么多老鼠，还名牌大学呢我的天，蓉蓉，下星期再来我给你带上一些老鼠药，妈妈说。这所大学在全国几千所大学中排名一直都在前十名的，蓉



蓉,得给你爸争口气,第一年就得给我弄一个甲等奖学金回来。喂,老婆子,H大学的奖学金比咱们学校的要高,有一批老校友在海外开公司的,每年都给母校捐钱的。林蓉看着她的教授爸爸和副教授妈妈忙忙碌碌,觉得自己的心都飞出去了。她走出房间,上了四楼,从四楼道口走上平台,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一切都是成熟而又富有诗意的,远的山,更远的高塔,楼群,湖泊和飞鸟,车辆,密集的阳光,这一切在今天看起来都是那么明媚而又温情。我多么幸福啊,林蓉想,我终于上大学了,等待我的生命都是敞开的,富有诗意的。她像一只快活的小鹿一样旋飞下三楼,走向宿舍。蓉蓉,我们帮你收拾好了,我们走了,你可要自己学会生活啦。妹妹亲了亲她的脸蛋,再见姐姐,后年我可要上北大了,那会儿你来送我给我铺床好吗?她点了点头,他们下了楼。林蓉站在窗边,向楼下的爸妈妹妹招手。蓉蓉,记住星期六晚上回来,我们给你做好吃的!他们走了。

她突然觉得内心里一片空空落落,旧有的一切辉煌,一切喧嚣都随着一阵风刮走了。在她面前铺开的,将会是一幅怎样的风景呢?她又惴惴地回到了桌边。门被敲响了。她打开门,一下子涌进来三个女孩子。啊,你是新生吧,叫林蓉的?她点了点头,看见这三个女孩中有一个长得非常漂亮,还有一个矮胖胖的,第三个脸上有几个小麻子。我们三个高你一届,个个都是你大姐,今后有什么问题,说一声就是了。我叫徐俊芳,她叫任百祺,她叫范小黎。你的东西收拾好了吗?要我们帮忙吗?不用了,我是本市的,我爸妈都帮我安排好了,谢谢。我去看看另一个考进来的中学同学。她走出了房门。